

□ 本报记者 蔡可心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安史之乱后，杜甫以此诗写尽长安城沦陷破败的景象。千年后，山东籍作家邹德怀借取“山河在”三字，为其新作《山河在：一部鲜活的抗战史（1931—1945）》命名。国破之际，山河依然在。这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江山未改，也意味着记忆与精神深处的不可摧毁。当抗战胜利走过八十个春秋，亲历者日渐凋零，我们还能用什么样的方式“看见”那段渐行渐远的历史？

为黑白历史着色

传统的历史书写常常以文字为中心，图像则处于辅助地位。作为一名90后，邹德怀发现，在数字化环境里长大的一代，“对视觉信息更敏感，更习惯用照片、短视频甚至社交媒体去记录和表达。”对他来说，照片不只是文献，也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叙事工具，可以用它和历史对话，也可以用它连接不同的人。

书中有一张非常悲壮的照片。1937年10月19日夜，八路军129师第769团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以简陋武器突袭山西代县阳明堡的日军机场。次日，一名日军指挥官拍摄了一幅照片：一群年轻人倒在战场上，却保持着战斗的姿态，几枚手榴弹散落在他们中间。这张老照片是目前为止发现的世界上唯一一张阳明堡战役战场的历史影像，弥补了解放军战史上的一段空白。战士们把集束手榴弹塞进日本飞机，在一声巨响中引爆，又用简陋的步枪迎击被惊醒的敌人。刺刀、大刀都不够，在肉搏战时他们不得不用枪托打甚至用脚踢敌人。最后包括突击队队长在内的几十名官兵壮烈牺牲。这惨烈一战史称“夜袭阳明堡”，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取得毙伤日军100余人，击毁敌机24架的辉煌战绩，开创了步兵击毁大量飞机的先例，此战也成为抗日战争中，继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后，中国军队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战斗还没有正式开始。德国正在密谋吞并奥地利，英法龟缩在马奇诺防线后面幻想绥靖，而美国正在对日本出口大量钢铁、石油，国会中的孤立主义演讲获得热烈的掌声。

图像的信息容量是任何文字描述都难以匹敌的。在这张照片中，可以看到那些战士稚嫩的面孔、帽徽和草鞋，甚至可以从遗体的分布推测出战斗的惨烈程度。所有细节被定格在一张照片之中，成为不可辩驳的“在场证明”。类似的影像在书中还有很多：硝烟中的北大营、卢沟桥上全副武装的士兵、投笔从戎的西南联大学子……这些珍贵的历史影像几乎都是黑白照片。

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彩色胶卷已经出现，但当时很多人认为，彩色过于肤浅浮华，黑白才是严肃本真。包括世界级摄影大师罗伯特·卡帕在内，他拍摄的中国抗战照片用的也是黑白胶卷。为了还原历史的本来颜色，邹德怀引入了国外出版界的老照片上色技术，对书中收录的照片进行了细致的修复与着色。为此，他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给一张日本飞机轰炸延安的照片上色，他参考了延安的卫星图像；给华人女星黄柳霜的面容上色，他学习了有关20世纪30年代好莱坞妆容的教程；给一张昆明华亭寺的天王像照片上色，他专程昆明查看了如今保存完好的两尊金剛像；为了一张中国军队攻滇腾冲的战场照片，他请教了多年研究滇西抗战的抗战史专家余戈，得知当天是阴雨天，最终选择冷色调为上色背景；东京湾的受降仪式现场，桌子上摆着两种日本投降书文本，他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复原了这两本投降书的原貌：一份是墨绿色真皮封面，一份是廉价的黑色帆布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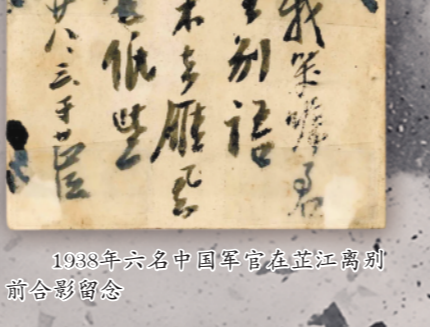
为老照片上色，远不止技术层面的修饰，正如书名中的“鲜活”二字所指，让冰冷的黑白档案转化为可感的彩色记忆，从而弥合历史与当下的视觉鸿沟。

这些照片，留住了那一刻的山河

当黑白记忆被唤醒



1938年六月六名中国军官在芷江离别前合影留念



云南军官陈绍武及其家书



抗战时期驻扎成都的美军陆航第312战斗机联队成员与寺庙两尊金剛像合影

十万余张照片背后的记忆抢救

《山河在》的诞生，源于邹德怀长达十余年的收藏历程。自2012年起，他便投身于东亚近现代史影像资料的搜集与研究；2015年，他又将重心转向实物照片的收藏。这些照片散落网络店铺、大小拍卖行、旧书店、跳蚤市场，以及前辈学者、私人藏家和古董经销商手中。对邹德怀来说，搜寻过程如大海捞针，艰辛却充满乐趣。渐渐地，他收藏的老照片越来越多，总计超过十万张，其中大概有八万张为抗战时期的影像。

书中选用的近150张有关抗战的照片，是从邹德怀收藏的十万余张原始照片中精选的，大部分来自未公开过的私人相册，一些由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摄影文献研究所提供。它们可以弥补目前抗战相关历史影像缺乏的不足。每一张照片都反映了沉甸甸的历史，从英勇的中国空军将士，到回国参战的海外华侨，再到太行山区的抗日儿童团……

值得一提的是，邹德怀曾购入一批关东军第526部队的私人相册，这支部队与臭名昭著的731部队一样从事细菌战和化学战，罪行累累。但其相关资料几乎在日本投降前被全部销毁，战后甚至有日本专家否

认其存在。邹德怀收藏的私人相册，成为这支“幽灵部队”存在过的“最好证据之一”。2015年8月15日，电视宣布无条件投降七十周年，英国BBC电视台循环播放了关于这一发现的相关采访，引起巨大反响，这让邹德怀第一次感受到收藏历史影像的重大意义和价值所在。

近年来，民间涌现出一批致力抢救抗战影像与实物遗存的收藏者。今年5月4日，法国友人白士杰与中国籍团队成员钟灏松，将从法国南特外交部档案馆查阅搜集到的1993页日本侵华相关档案扫描资料，正式无偿移交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去年8月，他们还和朋友马库斯向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无偿捐赠过618张记录日军侵华的珍贵历史照片。在河南，五十多岁的杨翔飞倾注三十余年心血，收藏数万件抗战旧物，直言“一个普通人能为国家做点事，心里舒服”。这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民间收藏者，编织了一个无形却有力的“记忆抢救网络”，他们投入大量个人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默默对抗着历史的遗忘。正如邹德怀所言，这些照片一旦错过，可能就很难再遇到了。

全球目光下的抗战叙事重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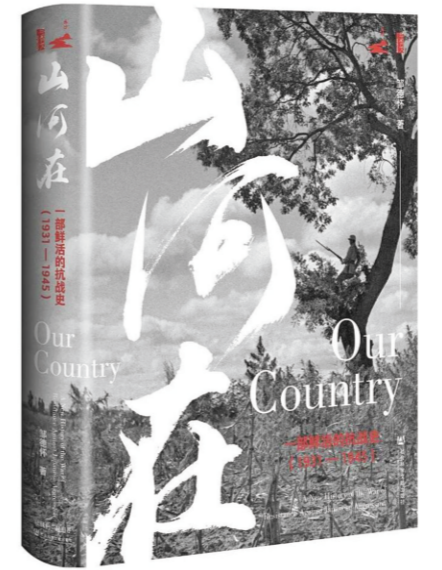
抗战史从来不能脱离全球脉络来理解。《山河在》选取的照片，本身就隐含了一种全球视野：既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影像，也有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历史记录；既有援华苏军、美军的照片，也有侵华日军与汉奸伪军的丑恶面目；更有战火之下普罗大众的民生百态。战争从来不只是前线的搏杀，也是全球力量的交汇与民族命运的共振。

1939年7月，美国《生活》杂志刊发了一组珍贵的新四军抗战影像，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抗战实况，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力量的广泛关注，成为西方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抗战的重要窗口。抗日战争期间，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保卫中国同盟”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联络埃德加·斯诺等国际友人，借助影像与报道向世界传递中国抗战的真实图景，并成功动员了国际援助。

2025年，历史专题片《回望东方主战场》推出，从“1931——被遮蔽的反法西斯元年”“东方主战场的全球意义”“中国共产党与全民抗战”等视角切入，按照抗战历史脉络，持续讲述14年间的烽火往事，纠正西方二战叙事长期偏见，重塑全球集体记忆。同年，纪录片《正义之战》播出，首次披露苏联援华影像、“飞虎队”飞行实况及731部队罪证等珍贵史料，全面呈现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关键作用。这些来自官方媒体的努力，与邹德怀的民间收藏形成了一种呼应，在不同的轨道上，它们都在努力呈现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战场全貌。《山河在》以私人收藏为切口，为这一宏大叙事增添了珍贵的微观注脚。

多年过去，那些村庄、山川、江河早就已经换了一副模样。好在有这些照片，留住了那一刻的山河，以及那一刻在山河之上活着的人。从十多万张照片中选取150张，严苛的选片率本身就意味着无数影像的缺席，而人工上色的美学判断也可能引发争议，比如是否能完全还原历史色彩？某些色调是否会过于浪漫化？当然，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并不是对这本书的否定。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学通所言：“这些历史记录不仅烙印着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和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它给读者带来的情感触动和心灵震撼也是其他历史著作所不可替代的。”

记忆足够“鲜活”，“山河在”才不止于一句诗、一个书名、一张照片，还是一种真正的历史感知。



相关阅读：
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上海三联书店2025年版
吴真：《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版
彭秀良、吴乾：《见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实录》，河北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
聂作平：《山河万里：重走抗战时期大学内迁之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版

书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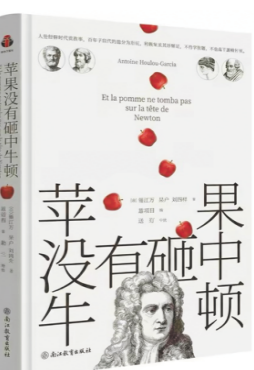
《郭永怀传》
郁百杨、戴世强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8年，北京西郊机场附近一架飞机坠毁。救援人员发现两具烧焦的遗体紧紧相拥，护住的公文包完好无损，里面装着重要资料。他们是“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与警卫员牟方东。郭永怀1909年生于山东荣成，是著名力学家、我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本书以翔实史料，还原他的求学之路、科研贡献，也记录他与妻子李佩的爱情、对女儿的父爱。家国大义与人间温情交织，立体展现一位有信仰、有温度的科学家形象。



《最后的江湖戏班》
马宏杰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贝贝特
通过八年实地采访与观察，本书作者探访了武汉的一个民间楚剧团——吴正彬剧团，记录其兴衰历程，既展现了戏班成员的日常生活、排练与演出场景，还深入挖掘了每位演员背后的故事与命运，折射基层戏曲艺人在时代夹缝中的生存困境与文化遗产之艰难。这不只是一个剧团的生死书，也是人与时代互动的真实记录。



《苹果没有砸中牛顿》
[法]安托万·乌卢-加西亚 著
郑园园 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苹果砸中牛顿启发他发现万有引力、阿基米德在浴缸中悟出浮力原理……本书揭示这些科学故事如何诞生，根植于集体想象，影响我们对科学与科学史的认知。剥去层层演绎的传奇外衣，还原科学探索本来的面目，重拾对理性与真相的敬意。



我与书的故事

守住精神原乡

□ 王凯(文博作家、丝路文化学者)

20世纪80年代，我刚上小学，那时每周四下午老师集体学习，学生不用上课，于是就被母亲带到办公室“监管”。母亲在当地的中学教材编审室负责图书资料室的管理工作，资料室大书架上摆放的一排排图书，是我记事以来对书籍最初的印象。

每次去，母亲都给我和妹妹各安排一个位子，帮我们挑选一摞花花绿绿、带有好多图片的杂志，摆在桌子上让我们阅读，那些都是当时顶流的明星期刊——《人民画报》《民族画报》《解放军画报》《大众电影》……这便开启了我最初的“读图时代”，我也从这些画报中知道了现实生活之外的世界，有那么多新奇的玩意。

90年代，我正在上中学。记得每个学校旁边总有一些租书的小店，每本书租金为每日0.1元-0.5元，需缴10元左右的押金，按天计费。租金与押金的多少视书籍的稀缺程度而浮动。有的店铺还兼租录像带，形成了“租书+租碟”古早的商业模式。用时髦的话说，叫“知识付费”。当然，租书次数多了，跟小店的老板熟悉，也有蹭书白读的时候，甚至还有机会看到“暗室”中不对公众租赁的“秘藏本”图书，有种如获至宝的满足感。

最受男生欢迎的，当然是金庸、古龙笔下侠胆义肝、重情重义的江湖侠士，刚好击中青春期的正义、友情、理想人格的强烈渴望，也成为那一代人的精神启蒙。《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都是偷偷带回家，夜晚时假装睡觉，拿着手电筒在被窝里阅读的。

21世纪初，我在国外读书，每次回国，都要装小半行李的书籍跨越千山万水返校。那是在异国难得的精神食粮，也是我对家乡的寄托与思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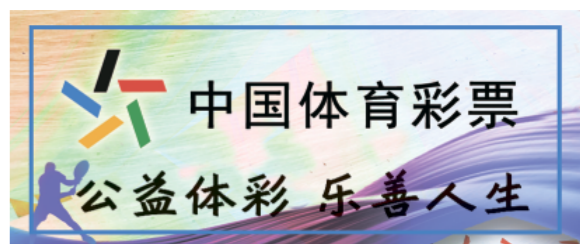
余秋雨是那个时代最为“耀眼”的作家。从他的《文化苦旅》中，我知道了王道士无意中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却成为近代学术史的创伤与痛楚。也从他的《千年一叹》中，了解到波斯居鲁士大帝陵寝的朴素与帝王的辽阔形成的强烈对比，那是以仁慈与宽容征服人心、缔造跨文明大帝国的“王道”……这些文字在我心中种下了：丝绸之路，从来不是单一文明的独行之路，而是多文明相互包容、多宗教相互交融、多物种相互传递、多思想彼此照亮的文明大动脉。

工作后，读的书越来越专业，越来越学术，闲暇时去书店看书选书，一待就是一天，成为日常生活中令人特别愉悦，让人感到精神富足的事情。

10多年来，智能手机、5G网络、社交平台以及短视频的横空出世，彻底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与知识获取方式，也给图书出版业、阅读推广机构、原创内容创作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我有时会调侃：这个年代，出书的都是壮士，卖书的都是勇士，购书的都是侠士，写书的都是烈士……虽是玩笑话，却也透露着时代的无奈与惋惜。

人对知识的体验过程，从被动接纳到审慎思辨，再到体系贯通，最终化入生命，是要历经一系列蜕变的，但无论如何，书籍都是不可或缺。在信息碎片席卷一切的时代，书籍与深度阅读是人类为自己守住的最后一块精神原乡。它不追逐流量，不迎合情绪，只以沉静的文字锚定思想，让文明在浮躁中得以延续，是人类精神不至于坍塌的基石。

哪本书曾深刻影响你？请用千字左右，写下这本书与你相遇、相知、相知的故事。欢迎来稿。
投稿邮箱：dazhongribawt@163.com



理解AI，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

□ 张海霞

读完郝珂灵这本《AI帝国》，我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AI正在全面更替人类社会的技术底座。OpenAI的GPT-5已展现跨领域知识整合能力，参数规模突破50万亿……作为AI时代的“原住民”，我们必须重新理解AI，不仅要技术维度，更要从权力与社会契约的维度切入。

在北京大学集成电路学院的讲台上，我常常对学生说，芯片是数字世界的基石。但郝珂灵提醒我们，基石之上已构建起一个等级森严的“帝国”。在这场技术竞速中，我们不能再单纯地讨论算力或算法，而必须深入追问：开发、掌控、引领AI技术的科技商业帝国的权力边界究竟在何处？这一全新技术时代的社会契约应当由谁制定？AI技术究竟应当由谁控制、为谁服务？当科技巨头掌握了定义未来的权力，他们扮演的究竟是“造福者”还是“压迫者”？

我常将OpenAI视作一个极佳案例：它有着近乎完美的“理想主义”开局——以非营利组织身份起家，将“安全”与“人类利益”奉为核心使命。然而，郝珂灵却以翔实的数据、广泛的采访与冷峻的笔触，拆穿了这一神话，揭露了其背后的隐秘真相。

OpenAI的路径演变——从非营利到有限营利，再到最终走向全面资本驱动——实际上展示了技术是如何与资本、权力实现耦合的。这一过程的底色往往是冰冷残酷的。书中也详细披露了OpenAI公司CEO奥特曼被解雇又戏剧性回归的内幕，这绝非简单的职场斗争，而是技术精英叙事与资本意志高度纠缠的体现。

事实证明，在资本的狂飙面前，即便是最顶尖的科学家团队也难以抵挡扩张的诱惑，何况其领头人怀揣难以言明的“雄心壮志”。截至2026年3月，OpenAI估值已达7500亿美元……为了和同在AI产业的其他一众科技公司竞争，OpenAI主动卷入了一场甚至连

它自己都说不清终点的“军备竞赛”。这种路径的危险性在于，为了维持领先地位，它需要近乎空前规模的高端芯片来堆积算力，以及不断囤积、搜刮而来的海量数据。《信息》(The Information)披露，OpenAI在2025年上半年用于研发和训练模型的支出高达67亿美元，亏损则达到了惊人的115亿美元。

任何系统的运行都有其物理成本，《AI帝国》揭示的成本远远超出了实验室的范畴。郝珂灵通过全球实地调查，撕开了AI亮丽的面具。功能看似发达的大模型背后，是“全球南方”国家劳工以“血汗工厂”的薪资从事的数据处理工作，是智利等地区为了支撑数据中心运行而剧烈消耗的水资源与能源。当我们讨论AI如何优化流程、替代重复劳动时，肯尼亚的数据劳工正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创伤和剥削。这是一种极不平等的再生产。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榨取与权力的集中，正是该行业的技术精英叙事刻意抹去的部

分。如果我们的成功建立在牺牲他国生态与弱势群体权益的基础之上，这种创新究竟有多少生命力可言？

在这场全球AI发展的博弈中，我们越清晰地看到，当前正是中国重塑行业范式的绝佳契机。书中对美国AI路径——“大模型+超大算力+数据规模扩张”——进行了尖锐剖析。这种路径虽然在短期内产生了爆发式的影响，但其负面效应也日益凸显：算力总会来到物理的上限，数据总会被耗竭，法律监管却被远远甩在技术身后。这为中国AI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启发意义。我们无需在既定的美国范式中亦步亦趋。中国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或许能在技术监管与合理发展方面，走出一条更优的路径。

理解AI，意味着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在这个喧嚣的时代，我们需要郝珂灵这样的思想者，让我们在算力与算法的狂飙追逐中，在积极拥抱变化的同时，有勇气问自己：我们究竟要去往何方？